

政德镜鉴

离任时，他两袖清风，囊篋萧然。他向弟子们感叹：“吾辈历官居乡，营私肥家之念不可有。顾惜情面，阿谀上官之事亦不得入我胸次。”

他对儿子说：“你父亲清清白白做官，让子孙们吃一口安心饭，这家产留得够丰厚的吧！”

徐榜：“清白”是最丰厚的家产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
时光匆匆，一闪而过。回望400多年前的济南府，能被后人记住的为政者，微乎其微。山河未变，口碑常留。有的人虽为官仅三五年，也未大兴土木，却被百姓记住。徐榜便是其中之一。

“徐榜，号荜所，安徽泾县中村人（今属云岭镇）。万历壬午年（1582年）选贡殿试第一，明神宗御批：天下文章当以徐榜为式。”济南文史学者王军介绍道，徐榜初官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，掌山泽采捕及陶冶器用、修造度量衡及军用器备，后任济南知府，任职四年。

拟政令须对症下药

居官当有仁者之心，更需谨慎之行。徐榜在济南为官时，便遇到过一桩命案。在此案中，可见他的睿智与仁心。

1594年前后，山东大旱。有一个叫杨朝付的峰县人，逃荒带着妻子女儿到淄川，经济苦难，无法度日。淄川县民赵守道便给他出主意，让他把两个女儿卖了。赵守道从中收取了“说合费”七钱，杨朝付对此怀恨在心。

卖了女儿的杨朝付手里逐渐宽裕，开始做生意。一天，他带着钱往金乡县贩货，碰到一个叫陶友才的人，这人愿意出卖妻子来度过饥荒。杨朝付骗他说：“淄川县年成好，容易糊口，你的妻子卖给我，我给你钱过日子。”陶友才点头同意，一起往济南方向走。

天黑时，杨朝付和陶友才夫妇三人，到店家投宿。杨朝付假称没钱住宿，多次鼓动陶友才同去某人家讨债。到了离店五里地左右的地方，杨朝付将陶友才杀死，又回到店中领陶友才的妻子。店主死活不同意，说：“她的丈夫不在，怎能给你领去！”

过了一会儿，有人报告五里外有人被杀。众人前去看，是陶友才。地方将杨朝付送到官府，杨朝付交代时将赵守道攀附在内，说赵守道也是同案犯。官府便将赵守道抓来审讯，并施以重刑。不明真相的赵守道在酷刑之下，不得不认罪，被拟定处以死刑。

杨朝付和赵守道被解送到州府。徐榜审问陶友才的妻子：“从金乡来了几天了？”答道：“三天左右。”又问：“同行几个人？”答道：“杨朝付和我夫妻共三人。”

徐榜又问店主说：“夜间来店投宿有几人？”答道：“三人。”徐榜便分析说：“赵守道没跟他们一起，怎么会知道陶友才要到淄

川，而和杨朝付合谋杀他的呢？这肯定是一件冤案！”

徐榜进一步审问，杨朝付招架不住，便将实情交代了出来：“用棍棒殴打是我干的，用刀杀死他也是我干的，赵守道是我的仇人，因此把他攀附在内。而且凶器也被我藏在那儿。”

徐榜派人把他押到作案现场，果然搜到了凶器。赵守道就被释放了。事也蹊跷，不到三天杨朝付便死在狱中。徐榜感叹道：“天道确实有神灵。如果杨朝付早三天死，那赵守道的冤案永远也不能昭雪了。”

人命关天，在徐榜心中，百姓的生命权不是儿戏，而百姓的生存问题更是他日夜操劳的大事。到济南时，连年收成不好，官员虽心急如焚，每天下达数条救荒的措施，但政令不出一门，让执行的下属无所适从。

徐榜看到这种情形后，到民间视察民情，亲手写了一幅字，传达给各下属，大意是：“各个部门所作的指挥和规划，就像开药方一样，至察其寒热虚实，而增减药量，做到对症下药，可以药到病除；倘无病而服药，则反为恙矣。”下属们领会到徐榜的意思后，不再下达曲从民意的命令，济南府的百姓日渐安居乐业。

把万民捧在头顶

古之为官者，多为读书人。他们对“读书”教化一事，向来重视，徐榜也是如此。

徐榜在济南府设立“教童蒙始学”的社学，建立了明湖书院。社学招收15岁以下童童，教育内容为“六行”（孝、悌、谨、信、爱众、亲仁）、“六艺”（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）、“六事”（洒、扫、应、对、进、退）。

社学每天分早学、午学、晚学三段施教。早学主要教以诵读，练习句读，以能熟读为要，不求读多，以《孝经》《三字经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为教材。午读主要授以诗歌、书法、算学，选《诗经》和《九章算法》为教材。晚学教习礼仪，温习早学所读之书。

除了重视教育，徐榜对读书人也颇为照顾。当饥荒席卷山东时，滕县有个个性书生，携一家六口到济南求生。这一家人走到肥城，一个儿子饿死了，徐生本人也面带菜色。

一天，徐生在济南演武场拜见徐榜。徐榜见他精神恍惚，语无伦次，早就知道因饿所致，却没想到他是一个书生，便写张条子令济南府给他五十文救济金。这笔钱除了付住宿费

外，剩下的还不够一顿饭钱。

过了几天，徐生又到府里去诉说困难。通过第二次讯问交谈，徐榜才知道他是滕县县学的生员，并带有老婆孩子。

徐榜知悉情况后，同意接济徐生家口粮，却没有地方安顿他们。于是，徐榜又和周围随从商量，打听到有个姓周的老寡妇，有几间茅草房子，州府按月付给周寡妇房租，将屋子租下安排徐生一家住。徐生一家逐渐有了生活的保障。

不久，徐生感染了传染病，病势日益沉重。昏昏沉沉中，他梦见无常鬼将他带到判官跟前。判官查了查生死簿，认为他不该死，让小鬼将他带回去。当走到勾兑泉时，小鬼说喝了泉水病就能痊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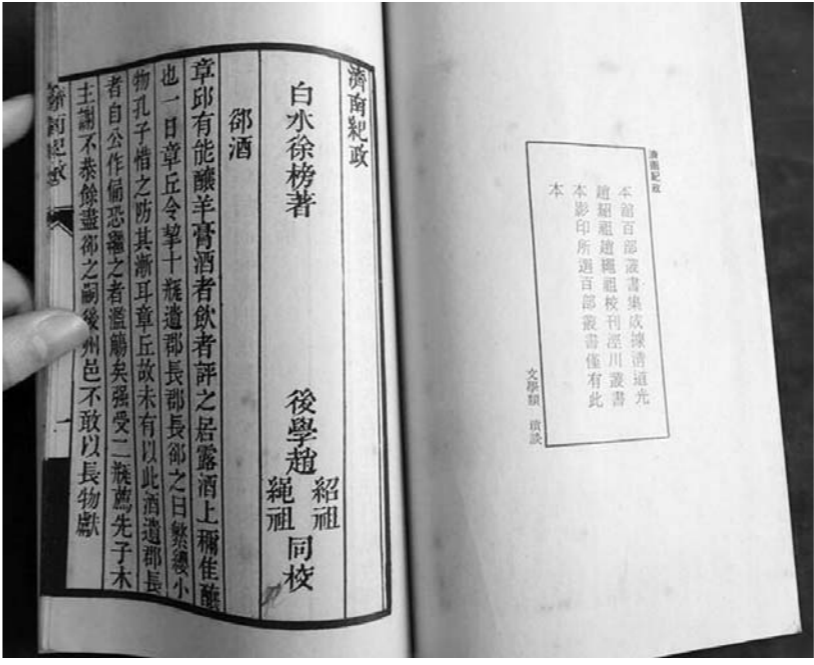
徐生刚要喝，守泉人不许他喝。这时，从白雪楼中走出一紫衣官人，呵斥守泉人：“这是滕县徐生，为什么不让他喝？”守泉人忙捧金盆盛泉水，递给他。徐生见盆底有“海日重光”四字，痛饮一番，顿时神气清爽。

他问守泉人，紫衣官人是谁？回答说：“范仲淹，是济南太守的元神。”

徐生病好之后，将所经历的离奇之事告诉徐榜。徐榜笑曰：“有是哉？总归于梦耳。子人济以来，太守未尝一日忘子，故子即死去，未尝忘太守。若曰范君为元神，则我岂敢和他相提并论呢？”

第二年四月，兖州获得大丰收。徐榜又发给他家路费，送他们回滕县。后来，徐生在科举考试中及第。

晚明的官场，比徐生的梦境还要风云诡谲。山东离北京很近，风声易动，在此为官者稍有不慎，便丢乌纱帽。济南府有的州邑，有的官员上任数月之后便遭贬谪，有的不到一个月便被罢免。



清道光年间所印徐榜《济南纪政》

对此，徐榜感到甚是可惜。一次，他请示上级考察的人，说：“这些科贡之人，白首穷经，研弄辛勤，就像我一样。他们的父母妻子，希望他们升官有俸禄，就跟农民希望丰收一样。俯仰之情，跟我一样。我官至二千石，都恋恋然不忍去，何况这些刚得到一官半职，却突然被除名的人，这么做有点不讲人情呀！”

上级考察的人皮笑肉不笑地回答：“如果你过这么活，一定会纵奸养寇的。让老百姓怎么过活？”徐榜回答道：“怎么会纵奸养寇呢？如果朝廷不把万民捧在头顶，怎么会抚恤一家的苦难。今天被罢免驱逐的人，最多是罚谷数十石，赎缓数十金而已，他们的错误是咱们一同铸就的。大臣不遵守法纪，却唯独责备小臣不够廉洁，哪有这么不讲理的？”

上级考察的人感到很生气，徐榜告揖而退。200年后，徐榜的同乡赵绍祖在编纂徐榜在济南为官的手记《济南纪政》时，评价道：“公在济南凡四年，置社学，建明湖书院，其异政不止此也。意公不欲自炫，或所纪有残缺，后人掇其余而刻之也。”

志气卑辱 一从俭约

滕州徐生所梦范仲淹，在徐榜心中，也像“元神”一样。据清嘉庆年间的《泾县志》

政德镜鉴

他威武不屈，斥责朱棣：“背祖欺侄，谋权篡位，是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人，坚决不侍逆贼。”明人徐冠撰文赞曰：

“临大节挺然以身卫义，以义换身。披肝沥胆而不少馁，衣带词磻足以裂金石而泣鬼神……”

陈迪：捐身护忠义

□ 陈文念

翻开历史的画卷，在古登州（今蓬莱）城图上中央位置，有座显赫明清两朝的古建筑大忠祠。大忠祠里尘封着一个已有600多年历史的荡气回肠的感人故事。

故事的主人公陈迪，捐身护忠义的高尚气节，震古烁今，成为中华民族史上一座忠义的丰碑。

半生富贵惨遭“壬午之难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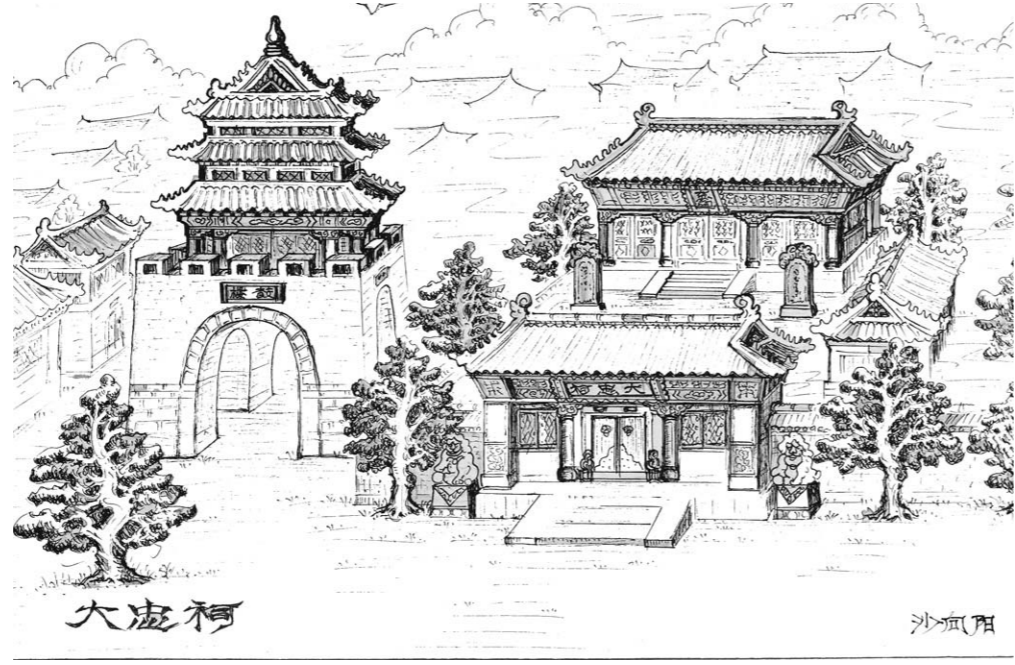
寻寻觅觅于清朝《蓬莱陈氏大忠祠考》，为我们揭开尘封于岁月的那段悲壮历史。书中既有历代皇帝御笔的褒奖、朝廷忠臣讴歌的悼文，又有历代文豪大家赞美的诗文：先后有明正德年间礼部尚书南宮白铎悼陈迪诗，明巡按山东督察御史徐冠悼陈迪文，明新淦御史张芹悼陈迪文，还有明翰林院编修瞿景淳赞陈迪诗，南京提学御史胡植祭陈迪文，南京提学御史黄景岩悼陈迪文，清朝著名文人沈石均悼陈迪诗……每一篇诗文，无不饱含着作者对陈迪深深的敬仰与思念，无不被陈迪的诚实做人、赤胆为官的品格所强烈震撼，无不张扬着陈迪忠义的高尚情操，无不彰显着陈迪忠贞不渝的高风亮节。

明史有传，为我们研究陈迪获得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明史是这样写的：陈迪，字允道，号西村，宣城人。其父陈仲康跟随朱元璋起兵，后世袭抚州百户。陈迪风流倜傥，志向远大，情操高尚，开设府学授伦理道德，为郡草贺万寿表，深得朱元璋的赏识。曾在洪武年间任编修、历官侍讲，山东左参政，云南右布政使。先后在南宫普定、曲靖、乌蒙诸变叛乱时，陈迪身先士卒，一马当先，带领士兵冲锋陷阵，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捷报频传，取得了平乱的全胜利。从而受到了朱元璋的嘉奖，得到御赐的大量金币，并三度受朱元璋的顾命，辅助明惠帝朝政。

建文初，征为礼部尚书，革旧倡新，励精图治，清刑戮，招流民，凡做二十余件事，皆得到惠帝的赞赏，便授予太子少保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正当陈迪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不辱先皇使命，忠心耿耿效力于明朝惠帝，施展济邦安国之才时，一场史无前例令人发指的“壬午之难”发生了。

明朝惠帝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，是传统干支年的壬午年，所以历史称之为“壬午之



蓬莱大忠祠画像

难”。骇人听闻的“壬午之难”彻底毁灭了陈迪的仕途命运，使他从政治的顶峰跌落到低谷，甚至连个人的生命都搭进去了，遭到了杀身和株连九族之祸。致使一个昌盛的陈氏大家族瞬间被逼到断子绝孙的窘境。

然而历史又垂青于他，“壬午之难”让他成为彪炳千秋有口皆碑的忠义化身，成为宁为玉碎、不为瓦全的楷模。而且随着时间的延续鲜活起来，从一层层尘埃中执拗地显露出它留给后人的精神价值所在，甚至已经作为文化的遗传基因，深植于我们世世代代的灵魂深处了。

苍天有眼，大地有情。明成祖朱棣制造的惨无人道的“壬午之难”，并未断绝陈迪家族的烟火，反而奇迹般从死里逃生的一线血脉，于古城登州演绎出一段悲欢离合、血浓于水的千古传奇佳话。从此，陈姓家族繁衍生息在登州，长于登州，并无尽地延续日益壮大着登州陈姓的命脉。

以身卫义撼心魄

明朝洪武年间，朱元璋已年过古稀，心力交瘁，积重难返的病魔已将他至高无上的皇权推到死亡的边缘。皇太子朱标英年早逝，如何

交接皇位是朱元璋最大的一块心病，当然他十分清楚，众王对皇权个个虎视眈眈，挖空心思，不择手段欲抢占皇权。朱元璋反复权衡，最终交给皇太子朱允炆（即明惠帝）。朱元璋即使到死那天，也担心皇位有变，所以临终前召集诸多忠义大臣亲受顾命，陈迪就在其中。

果然正中朱元璋所料，他尸骨未寒，哀声哀哀，朱家就祸起萧墙，反目为仇，刀兵剑戟。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起兵北平。朱家叔侄兵刃相见，杀气腾腾，刀光剑影。对峙五年，朱棣兵临南京城下，而朱允炆温文尔雅，仁厚有余，果敢不足，虽已短兵相接，危在旦夕，朱允炆却下令不让守城将士放箭，以防背上杀叔之罪名。在相持不下之时，兵权在握的李景隆背叛了明惠帝，打开金门纳燕兵入城。顿时京城出现兵荒马乱，人仰马翻，到处都是硝烟弥漫的厮杀场面，不绝于耳的惨叫声此起彼伏。皇宫燃起了大火，笼罩在一片汪洋火海之中。

朱棣在得意忘形中占领了宫殿，夺取了皇

权。趾高气扬、利令智昏的朱棣头戴翼善冠，身穿绣龙黄袍，于奉天殿举行了登基大典。

朱棣为洗刷自己篡位的事实，便废去建文年号，仍用洪武年号。

朱棣把建文朝的遗臣都归为“奸臣”，命各地官府追查，并悬赏捉拿建文遗臣。

战争并不可怕，宫中小人得势后的算账才是最可怕的，一场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。

第一个惨遭杀害的是朱棣眼中的首恶方孝儒。因为当初明惠帝声讨朱棣的檄文都是他拟定的，他那犀利泼辣的文笔，入木三分，令朱棣感到无地自容，体无完肤。

屠杀在肆无忌惮地进行着。礼部尚书陈迪被五花大绑地押上来了。

朱棣仰慕他的才华，深知陈迪德才兼备是他稳定皇位，巩固政权的栋梁之人，便问他：“朕乃先帝之子，尔乃先帝旧臣，今大事已定，尔心如何？”陈迪坚定地说：“但受高皇顾命，不知其他。”朱棣软硬兼施，陈迪威武不屈，并斥责朱棣：“背祖欺侄，谋权篡位，是不仁不义、不忠不孝之人，坚决不侍逆贼。”恼羞成怒的朱棣猛力一挥手上的铁叉，就把陈迪的右耳给割下来了，放在锅里煮熟后，用铁叉捞起来塞入陈迪的口中，逼视着陈迪问：“吃自己的肉，味道如何？”

一股腥臭的味道涌进陈迪的喉咙，让他差点就吐出来，但听朱棣这么一问，他不甘示弱掷地有声地说：“忠臣之肉香美无比。”然后咀嚼了几下，把自己的耳朵吞了下去。

“我就碾碎你，割下你全身的肉，让你族人品尝。”朱棣命人将陈迪赤裸裸地绑在一根柱子上，用一张鱼网将他紧紧勒住，使他身上的肌肉一块一块地从网眼浮凸出来，然后一名武士拿着一把略呈弯状的又薄又锐的利刃，先在他手臂凸出来的一块肌肉割上一刀，夺目的鲜血就顺着刀尖沁滴下来，让人有种凉浸浸的感觉。

“干脆一点，把我一刀杀了！”陈迪知道接下来将受到怎么残酷的折磨，两眼布满血丝地大喊着。

“不是忠臣的肉香美无比吗？”朱棣皮笑肉不笑地说。

“啊——”陈迪又被割了第二刀，绝望地嚎叫起来。手臂上的肉都被割光了，武士就去割他腿上的肉，等到腿上的肉被割光了，武士又去割腹部、腹部的肉……

看着自己身上的肉被一寸寸地割去，成为血人的陈迪不禁仰天凄哭着。他总共被割了二百余刀，含着万般愤怒死去。

《宁国府志》记载，徐榜“清刚纯朴”，他“庆华丽、寡言笑。礼法所在，虽亲故不假颜色”。

在徐榜任职时，他曾制定“三箴”来约束自己的言行。其中，《勤箴》专以北宋清官范仲淹和韩琦为榜样。他如是写道：尔服之华，尔饷之丰，缕丝颗粒，孰非正供。居焉而旷厌官，食焉而怠其事。稍有人心，胡不自愧。昔者君子靡素其餐，炎汗浹背，日不辞难；警枕计功，夜不遑安。谁为我师，一范一韩。

除了要勤政，常思百姓一丝一缕之艰辛，徐榜还写了《官箴》：古者于民饥溺，犹己饥溺。心诚求之，君保赤子。于戏，人室笑语，饥饷嗜肥；出则鼓朴，痛痒不知。人心不仁，一至于斯。淑问之泽，百世犹祀；酷吏之后，今其余几。谁甘小人而不为君子。

在知府任上，难免遇到各种诱惑，徐榜又写了《廉箴》来规范自己：惟士之廉犹女之洁，一朝点污，终身玷缺。毋谓暗室，昭昭四知。汝不自爱，神明可欺。黄金五六驼，胡椒八百斛，生不足为荣，死且有余戮。彼美君子，一鹤、一琴，望之凛然，清风古今。

徐榜将这“三箴”贯彻在自己的为官生涯中。他在济南时，章丘酒家推出的一款羊膏酒，获得酒界赞赏。羊膏酒亦名“羊羔酒”，在酿制过程中，要在酒料中加入一定数量的羊肉羊脂，把肉香渗透于酒体之中，从而形成风格独特的酒种。

当时，山东地区的饮酒者普遍认为这种酒比色纯味冽的“秋露”白酒好喝，将此酒为送礼佳品，格外器重。《书影》卷四记载说：“章丘羊膏酒，东省重之，闻中多取以供主试者。味甘无少膻气，偶一饮之，亦尚宜人。”

有一天，章丘县令带了十瓶特制的羊膏酒送给徐榜。徐榜坚决不要，并说：“繁露小物，孔子惜之，防其渐耳。之前的章丘县令从来没有送过给知府的，你要是当作馈赠者，那后面跟着做的人会越来越。多。”自此之后，再也没有州邑敢送礼物给徐榜。

离任时，徐榜两袖清风，囊篋萧然。徐榜对儿子徐文礼说：“你父亲清清白白做官，让子孙们吃一口安心饭，这家产留得够丰厚的吧！”徐榜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。

这种廉洁的本色，一直延续到徐榜退休回家。他还从养生的角度，运用实际生活中的典型事例向人们分析了俭朴、敛心有益身心健康：“俭有四益：凡人贪淫之过，未有不生于奢侈者，俭则不贪不淫，可以养德，一益也。人之受用，自有度量，省啬淡泊，有长久之理，可以养寿，二益也。醉浓饱鲜，昏人神智，若蔬食菜羹，则肠胃清虚，无滓无秽，可以养神，三益也。则则妄取苟求，志气卑辱，一从俭约，则于人无求，于己无愧，可以养气，四益也。”

过分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不但劳民伤财，于人并无益处。徐榜在数百年前的思考，至今仍有益教。

年老时，徐榜在老家泾县的水西书院讲学，性格颇为内向的他，曾向弟子们感叹：“吾辈历官居乡，营私肥家之念不可有。顾惜情面，阿谀上官之事亦不得入我胸次。”乡人颂其“以清白贻子孙”。

朱棣瞧着体无完肤的陈迪，想起刚才经历酷刑的方孝儒、齐泰、黄子澄等人，他不禁迷惘、疑虑和困惑了，他不能理解的是，建文朝有像李景隆这样首鼠两端的的人，但为何还有一群如此忠于朱允文的人，愿意忍受无比的痛苦，以坦然就死来成全自身的忠心？

朱棣赶紧杀绝，又命武士将陈迪的六个儿子全部捉来，处以刖刑。当朱棣的武士去陈府捉人的时候，陈迪的佣人芮娘急中生智冒着杀头的危险，将不满五个月正在睡觉的陈迪的小儿子陈珠隐匿在干枯的水沟中，用青草盖好，躲过这一劫难。陈迪的管氏夫人被逼着带领家眷上吊自杀，家族亲戚180多人都被流放。

八年以后，陈珠被陈家仇人所许，朱棣闻后只是淡淡地说：“时彼此各尽其心尔。”朱棣让他到登州戍边去。芮娘和陈珠千里迢迢来到登州，芮娘从此义无反顾，终身未嫁。

至此陈姓在登州得以安营扎寨，繁衍生息。又过了几十年，陈珠的后代考取功名，他的三世孙儿陈鼎任浙江按察使、南京应天府尹；他的四世孙陈其学任南京刑部尚书。在明朝中期，登州城里广为传诵：“一门三进士，全家尚书郎”。显示出陈氏大家族在明王朝的荣耀和地位。

先生今日骨犹香

陈迪的悲壮在整个明朝倍受褒扬、传颂，历史总不想让忠臣的英魂在岁月中风化。南京的“表忠祠”有他的名字，济南大明湖的“七忠祠”他名列首位，在宛陵（今安徽宣城）建“大节祠”，蓬莱建“大忠祠”。陈迪谥号为靖献公。谓之宦祀、乡祀、宗祀。

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徐冠撰文称赞陈迪：“临大节挺然以身卫义，以义换身。披肝沥胆而不少馁，衣带词磻足以裂金石而泣鬼神，尧尧然忠烈，砥砺生人万万哉！”

明正德三年礼部尚书南宮白铎悼陈迪诗曰：“一念为忠百年志，此身何惮腐钩铤。半生富贵黄粱短，千载是非青史长。英俊当时颜孔儒，先生今日骨犹香。新祠营葬谁料理，节义吾人当扶床。”《遗忠录》《湘城录》《忠节录》《石塘野史》《靖献大节祠记录》等许多明清典籍都记录了陈迪的悲壮事迹。

江南文人沈石均写道：“六月霜飞杀气中，收弩下令市朝空。生无面目湛三族，死念君王哭两宫。精英气虹随落日，魂归丹升起悲风。寒溪旧接秦淮水，呜咽流嘶水不东。”

清朝著名诗人施闰章赋诗曰：“呜呼靖献公，九死断人肠。宗寤尽流血，墟墓无遗壤。借问公示生，精爽我陵阳。天命垂一发，瓜瓞善海隅。赫赫柱下史，累累尚书郎。孤风将九雏，厥声何煌煌。明烟并岳铸，正气升扶桑。灵旗邀仿佛，披发游大荒。嗟余复何为，零泪沾衣裳。”

篇篇诗文撼人心魄。陈迪离开人间已600多年了，可历史总是要铭记这位顶天立地的忠臣，在他当年行走的地方，后人修建了很多象征性的建筑，招来了历代帝王大臣和文人墨客的凭吊、缅怀，而且拜谒的人络绎不绝。这似乎成了人心向背的试金石，一种独特崇拜的文化现象。